



张恩德

张 思 德

《张思德》写作组

人 民 出 版 社

张 思 德

《张思德》写作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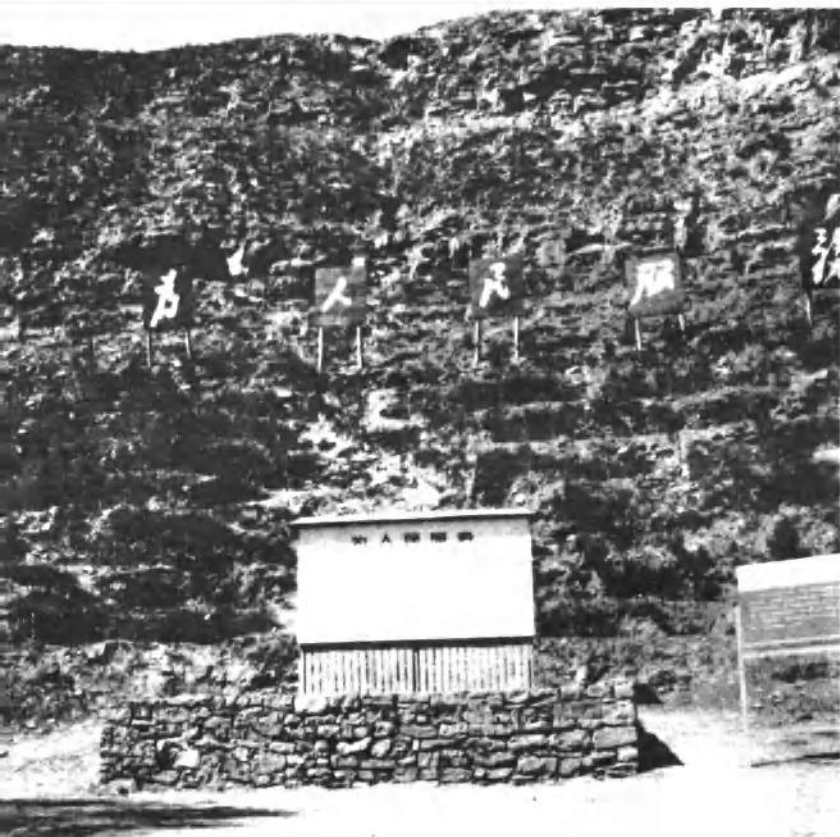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印张 105,000字
1976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1·1514 定价 0.43元

青年人民服務
毛澤東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同志而召集的会议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演。这是当年的讲演台。



张思德同志的塑像。

解放日報

今日出版一八版 第一一八四號 星期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郵政管理局登記證：警字第一二二號

低價發售保持金通知
本報爲擴大宣傳，特將零售價由每份二分，減至一分。凡購報者，請認明本報標誌，以免誤購。此佈。

社論 祝邊區紙

邊區紙的出版，是邊區文化建設的一件大事。它不僅是邊區人民獲得知識的窗口，也是邊區黨委宣傳工作的有力助手。希望邊區紙能進一步提高質量，更好地服務於邊區人民。

毛主席親致哀悼

爲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價值
——重慶華山

張思德同志追悼會，在重慶華山舉行。毛主席親臨會場，並致詞哀悼。毛主席說：張思德同志是爲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大有價值的。他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一生。我們應該學習他的精神，爲實現我們的革命事業而努力奮鬥。

紀念爲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

張思德同志，原名張文德，湖南桑植人。他於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在陝西清澗縣燒炭窯不幸逝世。他的一生，是勤儉、克己、爲人、爲黨、爲國、爲民的一生。他是一個平凡的人，但他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他爲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他的精神，是我們永遠的楷模。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解放日報》刊登了毛主席在張思德同志追悼會上“親致哀悼”的重要報道，並發表通訊介紹張思德同志的英雄事迹。

目 录

| | |
|--------------------|---------|
| 引 子 | (1) |
| 第一章 谷娃子 | (5) |
| 第二章 保卫苏维埃 | (17) |
| 第三章 心向陕北 | (35) |
| 第四章 坚决抗战 | (51) |
| 第五章 光荣的通信战士 | (70) |
| 第六章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 (91) |
| 第七章 一场新的战斗 | (105) |
| 第八章 人民的子弟兵 | (135) |
| 第九章 在毛主席身边 | (156) |
| 第十章 重于泰山 | (175) |
| 后 记 | (197) |

封面、插图：陈玉先

革命文物照片：四川省仪陇县张思德纪念馆供稿

引 子

八月的秋风，翻过大巴山，跨越通江、南江，吹满了嘉陵江东岸。四川仪陇县六合场的山洼里，稻谷穗黄了，枫树叶红了，漫山遍野盛开着一树树金灿灿的桂花……

多少年了，秋风带来的是地主老财们加租加息的嗥叫；多少年了，秋风带来的是佃户们抗捐抗税的呼声。可是今年——一九三三年，秋风却头一遭给穷苦农民捎来了喜讯儿：

“红军快过来啦！”

“共产党就要到啦！”

拱桥河溅起欢腾的水花，竹林“哗哗”地发出了欢笑。几所深宅大院关死了黑漆的大门，千百家低矮的柴门都敞开了！衣衫破烂的穷苦农民展开眉，聚到了街口、场头，喜冲冲地打问着：

“红军打到哪里喽？”

“共产党啥子时候到我们场？”

“听说红军到哪里，就把那里的地主老财斗啦！”

“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哪！我们穷人出头的日

子要到啦!”

.....

一九三三年春，虽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经排斥了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但是，因为毛主席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我中央苏区红军仍然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原则，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色根据地在全国有很大的发展。在这大好形势的影响下，进入川北的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这年八月，来到了仪陇县。

红军的到来，给穷苦农民带来了翻身解放的希望。这些天，六合场的穷哥儿们心头日夜盼望着红军。天一黑，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挤进佃户老朱的小屋里。老朱是个给地主扛过多年活的受苦人，也是六合场上跟地主老财斗出了声望的铁汉子。人们碰上大事情，总爱找他来合计合计：

“地主老财都在藏东西，我们得派人盯着点儿!”

“对! 别让这些坏种们溜了!”

“红军一到，就跟他们算总帐!”

“干吧，该翻翻天了!”

火爆爆的嗓音一个比一个亮。祖祖辈辈，庄稼汉啥子时候这样粗声大气讲过话? 挣扎了千百年了，斗争了千百年了，泪水和着血水流，刀枪几举又几落……

今天，世道才真的要变了呵！

八月十六这一天，天刚麻麻亮，街上“腾腾”一阵脚步声，一个出外打探消息的穷苦兄弟带来了音信儿：

“红军已到了三十里外的立山场啦！”

“真的?!”几十家柴门一齐打了开来。

“不得错，不得错！有人亲眼见啦！”

一个小伙子“噌”地一步跨出门外，抡起手中的柴刀，三下五下，砍断了门前一根青亮亮的磁竹。有人把一床大红被面扎了上去，一杆鲜红的旗子竖起来了！红旗当空一抖，和艳艳的早霞融成一片。人们在红旗下聚合起来。老朱一声高唤：“走，迎红军去！”

“走哇，迎红军去！”

“迎红军去呵——”

喊声象炸响的春雷，象冲进三峡的长江水，震动着六合场的山山洼洼。人们挤出门，涌上街，奔上了通往立山场的山梁。小伙子们从逃亡的伪乡长刘仁安家抄来了锣鼓。姑娘们把娘娘庙里的绸帐撕成了彩条。田里割谷的壮年人放下镰刀跟来了！灶边熬糠糊糊的女人们撇开吹火筒跟来了！在山坡上挖野菜的孩子也跟来了！几十人的队伍霎时间汇成了几百人的洪流。闹翻身，求解放，迎救星，人们簇拥着，呼喊着，跑下雨台山，跨过龙桥河，潮水般地向东方涌去……

人们爬到了望云山的半坡上，突然，半天里传来雄

壮的歌声：

“红军，
纪律最严明，
说话要和气，
买卖要公平，
……………”

“红军的歌！红军的歌！红军来啦！”人们兴奋地叫起来。撒满阳光的山顶上飘出一面鲜红的军旗，后面是一支整齐的队伍，刀枪映着耀眼的晨光。“红军呵——”人们争先恐后朝上跑去。红军战士们迎了下来……哎！那是谁？队伍前，红旗下，给红军带路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中等身材，黑黝黝的脸，好面熟呵！“那不是我们场上的谷娃子吗？”人们一眼认了出来。是他！是他！是他把红军引来了！乡亲们一齐高声呼叫起来：

“谷——娃——子——！”

第一章 谷 娃 子

谷娃子就是张思德。

六合乡韩家湾的湾根里，有一座长得出奇、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面住着几家最穷苦的佃田户。

一九一五年三月初六清晨，张思德就生在这靠右边一间窄小的厢房里。妈妈生下他来已病得卧床不起，没钱买药，无米下锅，哪里有奶水喂孩子？只好拖着重病的身子，从穷苦乡亲那里讨来一把半把谷米，捣碎熬成糊给娃娃吃。望着怀里这个生在谷雨节，又是用谷糊糊喂养的小儿子，妈妈含着辛酸的泪水，给他起了个小名儿叫“谷娃子”。

谷娃子是苦娃子。吃人的世道已夺去了他家几条人命。十年前，曾祖父被地主逼迫得走投无路，一跺脚带着祖父跑汉中，尸骨抛在了异乡。祖母哭瞎了眼，不久也病死了。父亲从小给地主扛长活，打短工。大哥、二哥长得还没到半人高，就跟着父亲没日没夜地劳动在佃种的几挑薄田里。现在，这苦难的生活又落在了

刚出生的谷娃子身上……

谷娃子生下不到七个月，妈妈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一天，她感到心口刀绞似地疼，知道自己不行了，叫男人、张思德的生父张行品喊来孩子的么叔娘刘光友，流着泪，挣扎着把小儿子递过去：

“全托靠你了，好歹……把谷娃子……拉扯大，跟他说，娘……是怎么死的，穷人为啥子受罪，……总有一天，世道变了，给穷人……出口气。我也就……”

谷娃子撕天裂地地哭叫声，妈妈再也听不见了。她带着满腹的冤仇，带着对孩子的无限挂牵，离开了人间。

妈妈死了以后，一家的日子更苦了。谷娃子的大哥给地主干活，累死在水田里。二哥沿街乞讨，饿死在猪市场的戏台旁。父亲外出找活，流落在他乡……

养母刘光友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呵！养父张行忠给地主干活累伤了身子，经常吐血。可为了养家糊口，还得强撑着到一百多里外的恩阳河地方给富人们担煤炭。女儿桂香才生下四个月。刘光友把两个娃娃放进一个背篓里，背着他们，没明没黑、拚死拚活地在佃种的几挑地里干哪！每逢孩子们饿得哭叫起来，她便哼起这样一支凄楚的歌谣：

“苦竹叶，一头尖，

咱穷人苦到哪一天？
苦竹叶，一头圆，
咱穷人出头在哪年？
……………”

凄楚的歌谣哼了一遍又一遍，艰辛的日子捱了一年又一年。谷娃子一天天长大了。

穷人家生活担子重呵！谷娃子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干活了。

娘上坡去种豆，他跟在后面点籽；娘下田割谷，他也抄起了锯锯镰。他到山里割草，背到场上换几把米；他到林中挖野菜，回来在家里熬糊糊。手割破了，他抹把土，不告诉娘；肚子饿了，他紧紧腰间的草绳，不吭声。苦难的生活，在谷娃子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小小的韩家湾，人家不多，可扛长活、佃田种的“泥脚子”却占了一大半。有人背井离乡跑外去了，有人卖儿卖女还活不下去！湾里有个赵老汉，给地主扛了一辈子活，最后年迈力竭，被地主一脚踢出门外。每当见到赵老汉佝偻着身子在街上要饭，谷娃子这颗幼小的心里就升起团团怒气。

这是什么世道？谷娃子记起了佃户们口中流传的几句民谣：“军阀梳子梳，县官篋子篋，甲长乡长刀子剃，地主老财来剥皮。”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东西，坑

害了多少穷苦人。谷娃子从赵大爷想到自己家，又从我自己家想到整个韩家湾……满肚子黄连水，满眼的不平事，使谷娃子从小就养成了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

赵大爷光靠讨饭活不下去呵，谷娃子每次煮好野菜糊糊，都给老人家送去一碗。

轿夫韩老大抬滑竿滚坡摔伤了腿，谷娃子和几个小伙伴攀山下崖为他寻草药。

八岁的穷孩子赖世发，饿得受不住，下元滩子河摸鱼，不小心滑进漩涡，谷娃子破着命跳下河把他救了上来。

一个月黑天，伸手看不见五指，谷娃子干活回家，发现白大娘唉声叹气坐在路边柴捆上，一问，原来是她的儿子得了重病，白大娘想把家里的一些柴卖了给孩子换付汤药吃，可整整一天没卖掉，天黑路远，柴也背不回去了。谷娃子赶紧用箴片扎了个火把，背起柴捆，一手打着火把，一手搀着大娘，迎着寒凉的夜风，踏着弯曲的山石路，向山坡上大娘的家走去……

谷娃子是穷人的娃，谷娃子和受苦人根连着根哪！

二

门前的老槐树黄了又绿，绿了又黄。谷娃子十四

岁了。

这一年，爹张行忠想闯条宽敞些的路子，一狠心，向大地主范有万佃了二十挑地种，又赁了条小黄牛喂。谷娃子一家四口人每天天不明就下地，摸着黑才归来。全家白天黑夜地忙累，盼望着过几天饱暖的日子。谷娃子还在河里捞了些鱼苗，放养在佃种的水田里。

可是，稻谷上场的时候，范有万的狗腿子提着大斗来了。一五一十量了个够，只剩下不满沿的一箩二梁谷。一家人心情沉重地刚要把它抬回家，狗腿子又开了口：

“东家说啦，要你们另佃田种，这地我们要收回！”

“啥子？”熬累病了的张行忠气得叫起来：

“讲好的一佃三年，见我们把地务肥了，你们……”

“东家说，接着佃可以，但租子得再加一成，两条路由你选！”狗腿子说罢，扬长而去。

两条路？什么两条路，明明是地主盘剥劳苦农民的鬼花招，是一条地主发财的黑心路，一条穷人的死路！范老财，你好歹毒呵！张行忠站在场上，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告状去吗？官府衙门跟地主老财穿的是连裆裤；再佃下去吗？一年的血汗也填不满地主的狼嘴。张行忠望了望瘦得皮包骨的孩子、女人，脚往地上恨恨地一蹬：“咱们走！”

“走！”谷娃子也跟着爹恨恨地说。他早想离开这